



三岛由纪夫

潮 骚

第一章

歌岛是一座方圆不到一里的小岛，人口约一千四百人。

歌岛有两个地方的风景绝佳。其中一处是坐落在岛颠附近，面向西北的八代神社。

从歌岛湾口的伊势海面举目四顾，歌岛风光尽收眼底。北面，濒临知多半岛，由东往北，渥美半岛迤迤蜿蜒。西面，从宇治山田到津的四日市一线的海岸，隐约可见。

登上二百级石阶，在一对仿唐石狮卫戍的石牌坊前引颈回首张望，远处，古雅的伊势海面历历在望。从前，这儿本来有一株枝桠交叉错落，呈石牌坊形状的所谓“石牌坊松”，当人们从这儿向远处眺望，它就像是一个妙趣盎然的画框，可是，这株松树却已在几年之前枯死了。

松树还不够苍翠，岸边的海面姹紫嫣红，犹如春天的海



藻。西北向的季候风，从津的湾口轻轻吹来，想在这里一饱眼福，不过还略嫌冷些。

八代神社供奉的是绵津见命。渔民是通过大自然建立起对这位海神的信仰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祈祷着海上平安，倘若遇难而被营救，第一件事便是向这座神社捐款。

八代神社中珍藏有六十六面铜镜，既有八世纪左右的葡萄镜，也有在全日本仅存十五六面的六朝铜镜的复制品。雕刻在镜子后面的鹿与松鼠，都是远古以前从波斯森林跋山涉水，绕过半个地球，来到这个小岛安家的。

风景优美的另一处是，歌岛东山岱顶附近的灯塔。

在灯塔巍然矗立的悬崖下面，伊良湖海角的涛声不绝于耳。把伊势海与太平洋联结在一起的这个狭窄海峡，在有风的日子里，总打着漩涡。渥美半岛的顶峰，隔着海峡奔来眼前。伊良湖海角那座小小的灯塔，伫立在怪石嶙峋、荒僻的海岸上。

从歌岛灯塔往东南极目远眺，可以望见太平洋的一部分，隔着东北方向的渥美湾。在群山那边，西风疾吹的拂晓时分，可以看到富士山。

进出名古屋与四日市的汽船，从海湾穿过散见于远洋的那些不计其数的渔船间隙，通过伊良湖海角时，灯塔职员马上就可以从望远镜中辨识出船名。

不一会儿，英轮达里斯曼号驶入港内。船员在甲板上玩套圈游戏的小小身影，历历在目。

灯塔看守员坐在值班室的小小案头旁，在进出港登记簿上记录船名、船号、通过时间以及方向，并且把这些译成电码进行联系。海港的货主当即进行准备。



下午，夕阳受到东山阻挡，灯塔一带有些幽黯。苍鹰在晴朗的海空飞翔，仿佛在浩渺天宇中试验它的翅膀，舒展双翅，你以为它垂直而欲下宕，然而它不仅没有降落，反而迅疾飞扬而起搏击翱翔着。

日落西山，年轻的渔民手拎大比目鱼，匆忙朝村里通往灯塔的单行道走去，这条是单条道，只准爬山，不准下山。

这年轻人前年刚从初中毕业，年纪仅十八岁。他身材魁梧，脸庞和他的年纪一样，都稚气未脱。皮肤被烈日晒得不能再黑了，端正的鼻梁具有这个小岛的特色，嘴唇是干裂的。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可是不是聪明才智的反映，而只不过是从事海上工作的产物。他在学校的成绩是一塌糊涂。

如今，他还是那身出海打渔时穿了整整一天的衣服：下身是已经逝世的父亲留下的旧裤子，上身是质地粗糙的夹克。

年轻人穿过阒无一人的小学校园，向水车旁边的斜坡迈去，登上石阶，穿过八代神社里侧。神社的庭院里，盛开的桃花笼罩在夜色里，雪白一片。从这里到灯塔，步行用不到十分钟。

这条路实在是凸凹不平，对于不熟知此处地形的人，即使在白天也可能跌倒，可是这位年轻人就算是闭上两眼，也能够绕开松树的树根与岩石。此时，他一面走一面想心事，也不会给绊倒。

刚才，天还没有黑，这年轻人搭乘的太平号便已返航回岛。年轻人、把头还有另外一个伙伴，每天乘这艘安装有马达的小船出海捕鱼。返港以后，就把捕捞到的鱼搬到商会的船上，然后把船停靠在岸边。年轻人提着送给灯塔主任的比目鱼，准备先回家一趟，顺着海滩走去。夕阳余晖的海边，人们



正把许多渔船拖向岸边，喊声震耳。

一名陌生的姑娘，将俗称“算盘”的粗枕木撬立在沙砾之中，斜靠着枕木休息。这枕木是卷扬机把船牵曳到岸边时，垫在船身下面，让船顺次滑行的一种工具。姑娘好像已干完了这个活儿，在那儿歇息一下。

她的额上沁满了汗珠，两颊红扑扑的。西风劲吹，姑娘将累得滚烫通红的脸庞朝向西风，秀发飘拂在风中，似乎很舒适。她穿着棉坎肩与紧腿裤子，手上戴着一双污迹斑斑的白手套。肤色健康，和别的妇女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然而却眉清目秀。她定睛凝视着西面迷茫昏暗的海空，夕照一抹玫瑰红在沉落。

年轻人对这位姑娘的面孔感到如此陌生，他认识歌岛所有的人。倘若是外乡人，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可这位姑娘的装束又不像外乡人。可是，她孤伶伶地对着大海出神的神态，又和岛上妇女迥然不同。

年轻人有意在姑娘面前转了一圈，就如孩子看一件稀奇的事物，从正面看她的脸，姑娘微蹙着双眉不予理睬，仍旧凝望着大海。

沉默木讷的年轻人看完后便匆匆离去，此时，因为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沉醉于幸福与恍惚迷离之中，稍后，当他走在通往灯塔的山路上，才为适才的冒失，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年轻人穿过松林，朝奔流不息的海潮放眼远眺，月出前的大海是那么的昏暗。

迎面是传说中婀娜多姿的女妖婷婷玉立的“女儿坡”，拐过去，映入眼帘的是灯塔那扇光芒四射的高大窗户，由于村里的发电机长期不能使用，改用油灯。因此，年轻人给灯塔的



亮光照得十分刺眼。

他之所以三番五次地给灯塔主任送鱼，是因为对灯塔主任感恩戴德。初中毕业的时候，年轻人考试不及格，要留级一年才能毕业。年轻人的母亲常常到灯塔一带捡拾松树叶作引柴，因此同灯塔主任夫人认识，母亲向夫人申诉，倘若她儿子迟一年毕业，生活就会发生困难。夫人把这事告诉了灯塔主任，主任和中学校长是莫逆之交，亲自登门拜访校长去说情，年轻人这才幸免留级，毕了业。

年轻人离开学校之后，从事捕鱼工作。他常把打到的鱼送给灯塔主任，或是跑腿代买东西。年深日久，渐渐博得了主任夫妇的欢心。

走上灯塔混凝土台阶，就是灯塔主任的房子，房前有一块耕地。厨房玻璃窗上闪动着主任夫人的身影，似乎正在张罗吃饭。年轻人站在房子外面喊了一声。于是，夫人打开了窗子。

“ 暖哟，是新治啊。”

新治默不作声，将比目鱼递给夫人，夫人朝室内大声喊道：“ 孩子他爹，久保送鱼来了。”

室内传出主任浑厚有力的声音：“ 老是这样，谢谢了。请进来坐坐吧，新治君。”

年轻人站在厨房门口，不知所措。比目鱼已经被盛在大的白色搪瓷盘中，鱼鳃噗哧噗哧直喘，纯净透明的鱼身上血迹斑斑。



第二章

第二天早晨，新治照旧搭乘把头的渔船出海，海面衬映着黎明前烟霭缭绕的天空。

驶到渔场需要一个钟头。新治从穿着夹克的前胸到套着长统雨靴的膝盖，围了件橡皮黑围裙，手上戴着双长胶皮手套。他站在船头，眺望着渔船正驶向的清晨蒙蒙亮光下的太平洋，昨晚从灯塔归来直到入睡前的经过，顺序回荡在他的脑际。

……母亲同弟弟在灶旁挂着盏昏暗吊灯的小屋中，静候着新治回来。弟弟十二岁。自从父亲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被机枪扫射死去后，而新治还未像现在这样出外工作的几年中，只靠母亲一个做海女，维持全家的生活。

“主任挺欢喜吧？”

“嗯，把我让进屋，还叫她们端来了可可。”

“可可是什玩艺？”

“是一种西洋的小豆粥。”

母亲对烹饪一窍不通，只知道做生鱼片，全烤、清炖或浸泡在醋中生吃。盘子里盛着新治打来的整炖绿鳍鱼，鱼还没洗净就炖了起来，不时嚼到砂子。新治希望母亲在吃饭闲时聊，说些关于那位陌生姑娘的事情。可是，母亲既不喜欢唠叨，也不喜欢谈论是非。

晚饭后，新治带着弟弟去公共浴池，想在澡堂里探听一点消息。但由于天色过晚，浴室里冷冷清清的，池水浑浊。渔业商会会长和邮电局长泡在浴池里高谈阔论政治，那声音直上天花



板发出回响声。弟兄两人互递眼色，泡在浴池池边。无论如何屏息凝听，也只听到他们谈论政治，话题压根也没涉及到那位姑娘。少顷，弟弟匆忙地离开了浴池，新治也跟着出来，问他出了什么事，弟弟宏说，他今天玩击剑游戏，砍伤了商会会长少爷的头，把他弄哭了。

这天夜里，一向睡得很香的新治，竟躺在被窝里彻夜难眠，这岂非是咄咄怪事。这从来没生过病的年轻人，不禁担心起自己是不是病了。

……这种不知缘故的不安，一直持续到第二日清晨。新治伫立在船头，身子正前方是浩瀚无垠的汪洋大海，看到这，他浑身是劲，这一无穷无尽的力量是胼手胝足的结果，驱散了笼罩在他心灵上的阴影。发动机的震动，使得渔船稍稍颠簸了一下，清晨凉丝丝的柔风，从年轻人的面颊掠了过去。

高耸在山崖右边的灯塔已经熄灭。在早春褐色树林下，伊良湖海峡惊涛拍岸，飞花溅雪，给昏蒙的晨影装点了几点银辉。在把头熟练的操舵下，太平号轻快地闯过了海峡的漩涡。巨轮通过这处海峡，也得穿越汹涌着激越浪花两个暗礁之中的那条狭窄的航道。整个航道水深八十寻到一百寻，而暗礁那儿水深只有十三寻到二十寻左右，而更何况从导航浮灯到太平洋之间的那一段，水面下还悬挂着无数的捕鱼陶罐。

章鱼占歌岛历年捕捞的鱼的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始自十一月的章鱼汛期已近尾声，春分时即将进入枪鲷的汛期。由于伊势海海水寒冷，到下游产卵的章鱼回溯到太平洋深处避寒，这些陶罐是专门捕捞这类章鱼的，捕章鱼的季节已即将宣告结束。

歌岛濒临太平洋的浅海，对于技巧纯熟的渔民，有如自家



的院子，他们对海底各个犄角旮旯了如指掌。他们说：“倘若海底太暗，就和海女一起去。”

他们先用罗盘测定方向，然后眺望远方岬角的峰峦来进行比较，再根据较差来确定船的位置。搞清了位置，也就知道了海底的地形。每根绳子系有一百个以上的捕捞章鱼的陶罐，几排绳子井井有条地隐藏在水下，固定在绳子上面的许多浮漂，随着潮水的涨落来回晃荡。既是船主又是把头的经验丰富的作业班长掌握着这些技术。

新治同另一个年轻小伙子龙二，只要积极干好力所能及的力气活就万事大吉了。

把头大山十吉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庞，酷似皮革。那对皴裂脏损的手掌，几乎分不出哪儿是污秽的皱褶，哪儿是捕鱼留下的伤疤。他虽然很少露出笑容，不过平时却温雅敦厚，只有捕鱼时才急躁易怒，用力喊叫，发号施令，以致嗓子都喑哑了。

十吉在捕鱼的时候，手不释橹，另外一只手调节发动机。他们驶入海面后，才发现那儿已舟楫星罗棋布，于是互道早安。十吉降低马达速度，驶向自家渔场，指示新治将轮带套在发动机上，然后再把它拴到船舷的绞车上。渔船顺系着捕章鱼罐的绳索缓缓移动，绞车卷起船舷外边的滑车，年轻人把拴着陶罐的绳子系到滑车上，用双手来回捣动，要是不这样不停歇地捣绳，绳子动辄就全松弛。要想把浸泡在水中变得十分沉重的绳子拽起来，不求人帮一把是不可能的。

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悬在水平线上的云层间。三五成群的老水鸭，把颈脖露出水面，在距海岸不太远的海面上任意遨游。向歌岛望去，而南的悬崖陡壁，被云集在那儿的水老鸭的腥粪染得发白。



凉风习习，新治把绳索套到滑车上时，朝湛蓝的海水张望一下，心中涌出一股要吃大苦、流大汗拼搏一番的劲头。滑车开始转动，将湿淋淋的变得沉甸甸的绳索从海水中吊起，新治戴着橡皮手套用力拽着冰凉而又硬邦邦的绳索。捋起来的绳子通过滑车时，溅起冰雹似的水花。

紧接着，土红色的陶罐相继露出水面。龙二早已等在那里，要是陶罐空中无一物，那么就迅速提起，不让它碰到滑车，把里面的水倒得干干净净，再把它系在沉向海底的绳索上，放入水中。

新治一只脚踩在船头，叉开两腿，不停地捋绳，想弄清楚到底捕捞到些什么。绳索一把一把地被捋了上来，新治终于大功告成。然而，大海实际上并没有输，它嘲弄似地将空空如也的捕章鱼陶罐，呈献到海面上来。

相互之间保持有七至十米间隔的陶罐，被捋上来的二十几个中，全部空空如也。新治继续捋着。龙二把罐中的海水倒得干干净净。十吉沉住气，继续操橹，默不作声地盯望着年轻人干活。

新治的脊背开始出汗了，晨风吹拂着的脸颊，挂着晶莹的汗珠，两颊涨红。太阳终于穿出云层，把年轻人那英姿飒爽的身影，隐约地映照在海面。

龙二将捋上来的陶罐，不是朝向海面，而是朝船里倒拎着的。十吉命令停下滑车，新治往陶罐望去一眼，龙二正用木棍捅陶罐，章鱼赖在里面不出来，于是龙二又用木棍搅了几下，章鱼才像午睡当中被捅醒的人那样，不太情愿地爬了出来，卷缩着身子。机舱前的大鱼槽的盖板已经被掀起，今天的最早捕获物，发出抑郁的声音被投进鱼槽。



太平号在捕捞章鱼过程中，度过了上午的时光，一共只捕到五条。风已停息，天空变得晴朗起来，太平号穿过伊良湖海峡回到伊势海。在禁渔区内偷偷进行延绳作业，插上结实的鱼钩，船一边开着，一边像耙子搔挠海底似地捕鱼，无数根拴有鱼钩的绳子和缆绳，并排沉入海底，缆绳呈水平状态。稍顷，扯起绳子一看，已有四条□鱼和三条舌鳎上钩，欢蹦乱跳着，新治从钩上摘下鱼，□鱼裸露着雪白的肚皮，横卧在血迹斑斑的甲板上，舌鳎那对小眼睛深陷在褶皱中，蔚蓝的天空映衬在舌鳎黝黑而又湿漉漉的躯体上。

午饭时间到了，十吉在机舱盖上用钓上来的□鱼做生鱼片，分别把它放到三人的铝制饭盒盖上，倒上装在小瓶子里面的酱油。他们的饭盒都盛着掺杂有大麦的米饭，边边上装着黄咸菜。渔船浮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随风飘荡。

“宫田家的照爷，把女儿接回来了，你们听说这件事了吗？”十吉突然地问出句。

“没听说。”

“没听说。”

两个年轻人摇摇头。十吉接着说：“照爷有一男四女，丫头多，嫁出去三个，一个送人作养女。么女儿叫初江，过继给志摩老崎的一个海女。可是，独生子的松哥，去年生肺病死了，照爷孤单单一个人，忽然感到寂寞，就把初江接了回来，上了户口，打算招个上门女婿。初江的长相甬提有多俊了，小伙子们都争先恐后要当这个女婿，可热闹啦。你们两个怎么样？”

新治与龙二难为情地相视而笑，涨红的脸因为被烈日曝晒得过黑，也就看不出来了。



在新治的脑海里，刚才提到的这位姑娘与昨天在海边邂逅的姑娘，两个身影紧紧合在一起。同时，感到自己穷，信心匮乏，把昨天走近看过的那位姑娘，视作高不可攀。因为宫田照吉是个富商巨贾，经营山川运输公司，拥有两条租船。一条是载重一百八十五吨的机帆船歌岛号，另一条是载重九十五吨的春风号。他那一头苍苍的白发犹如竖立着的狮子鬃毛，一向以出口不逊闻名。

新治作风正派，他觉得自己才十八岁，想女人还为时过早。他的境况和那些接触许多刺激的城市少年不一样，在歌岛既没有弹子房和酒馆，也没有女招待，这位年轻人的梦想朴实无华，只希望将来能拥有一条机帆船，和弟弟一起从事沿海运输。

尽管新治生活在水乡泽国，却从未编织过那种不着边际、飞向国外的梦想。海对于渔民来说就犹如土地之于农民，海是生活的天地，一排接一排涌过来的白浪，就好比滚滚稻浪，又如同是碧绿土地上轻柔地摇曳着的田垌。

……尽管如此，这天收工后，年轻人还是不禁以一种不可名状的激情，眺望奔驰在远方水平线的暮霭处的那艘银白色货轮的影子。这个未知的世界，如同阵阵远雷，从遥远的地方隆隆而来，最终消逝。一只小小的海星，晒在船头的甲板上。坐在船头的年轻人，将视线从暮霭中移过来，轻轻摇了摇缠着厚厚的白带巾的头。



第三章

当天夜里，新治去出席青年会的例会。以前，在青年人中间，有一种叫作“卧室”的集训制度，如今改称为例会，仍有很多青年人宁肯挤在海边那所破旧的小屋子里面。在这里，他们就教育、卫生、打捞沉船、海上救援，以及自古以来就被看作是青年人活动项目的狮子舞与盂兰盆舞等，展开激烈的争论，也只有在这里才具有通过集体生活打成一片的实在感，认识到作为一名成年男子所肩负的义务，心中充满了欣悦之情。

海风将遮雨板吹得直响，灯光闪烁不定，忽明忽暗。屋外，大海笼罩在夜色里，潮水喧嚣。在年轻人那张被灯光照耀着的愉快脸庞上投下了对大自然惶恐不安的阴影，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

新治进屋时，一个年轻人正趴在灯下，让一位伙伴用锈渍斑斑的推子替他理头。新治面带笑容坐到墙角，双手抱膝，默不作声地听人高谈阔论。他向来如此。

年轻人眉飞色舞地谈论起今天驾船出海的情景，人们开怀大笑，无所拘束地对骂着。喜爱读书的年轻人，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摆在那儿的过期杂志，也有人以同样的劲头翻阅着漫画。因为弄不明白那张漫画究竟幽默在哪里，用他那年纪虽轻但指节隆起的手，对着漫画冥想苦思好一阵子，最后终于绽开了笑容。

新治在这里听到了那位姑娘的消息。一个牙齿不大整齐的少年，龇牙咧嘴笑着说：“我说那个初江啊……”



新治只听到片言只语。人声嘈杂，笑声纷扰，因此没有听清楚后面说了些什么？

新治虽然是个不太善于动脑子的少年，可这位姑娘的名字却像一道深奥费解的难题，使他绞尽脑汁。一听到这位姑娘的名字，他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也跳个不停。尽管他只是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然而却像干重体力劳动似地极不平静，心灵禁不住发出一阵阵颤抖。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那样的滚烫，仿佛不是自己的脸。那位姑娘对他来说，是个费解的谜，大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不由地心儿紧缩，脸颊愈发涨得通红。

大家就这样等待着支部长川本安夫的到来。安夫虽然只有十九岁，但由于出身于村中世家望族，具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小小年纪却已知道摆架子，每次开会都迟到。

房门四敞，安夫走进屋来。他似乎继承了嗜酒如命的父亲的遗传，五短身材，满面红光，虽然不怎么叫人讨厌，但那稀疏的眉毛却给人以一种狡猾的印象。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标准语。

“来晚了，实在抱歉。好了，现在就开始开会，讨论下个月的工作安排。”

说着，他就在桌旁坐下，打开了笔记本。不知道因为什么，安夫把时间抓得很紧。

“这个，召开敬老会，给新筑的田间道路运石料，这些都是以前已经布置过的任务。此外，为了灭鼠，村会委托我们清理下水道。这个，以上各项工作都安排在不出海的台风日子进行。至于灭鼠，随时可以进行，即使是在下水道之外的地方打死老鼠，本地驻警也不会把你抓起来的。”



人们哄堂大笑，有人说：“哈，哈，哈，真逗，真好玩！”新年刚过，年轻人对于搞节目已经厌倦。因此，大家对邀请校医讲解卫生常识以及办演讲会之类的建议兴味索然。然后，大家就油印机关刊物《孤岛》进行了一番讨论，那些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对于随笔最后部分引用的据说是凡尔伦的诗句展开了争论。

我的那颗破碎的心
为什么会在大海中
战战兢兢
发疯般地展翅翱翔

“战战兢兢是什么意思？”

“战战兢兢就是战战兢兢呗！”

“可能是慌里慌张瞪着眼睛的意思吧？”

“对了，对了，要意思是‘慌里慌张瞪着眼睛发疯般地’就通了。”

“凡尔伦是做什么的？”

“法国的伟大诗人啊！”

“什么？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哩，感情不是打哪首流行歌曲里面抄来的啊！”

这次集会一如以往，在相互笑骂之中结束。支部长安夫匆匆离去，新治不知缘由，随手抓住一位同伴问了一下。

“你还不知道啊？”同伴答道：“宫田家照爷的小姐接回来了，他去参加庆贺餐会。”

新治没有接到邀请，和以往一样，和伙伴们边谈笑边向归



日本中篇小说经典

途走去。他在中途偷偷溜掉，沿着海边朝八代神社方向的石阶走去。他在顺着斜坡修起来的一排排的住宅中，发现宫田家的灯光。万家灯火都是一副样子。他虽然看不见餐会的盛况，但从赫然醒目的灯光中，可以想像出那位姑娘的宁谧的眉毛和长睫毛的投影，起伏跳跃在脸庞上。

新治走到石阶下面，向洒落着松树细碎影子的两级白石阶投以一瞥，然后拾级而上。木屐在静夜里发出清脆的回响。神社四周阒无人迹。神官的家已经点上了灯。

他即使是一口气爬完这两百级台阶，那厚实的胸脯也决不会心跳气喘。他移步走到大殿，虔诚地跪了下来，把一枚十元铜币投进布施箱，发狠心又投进一枚十元铜币。拜神的击掌声响彻寺庙庭园，新治在心中默默祷告道：“上天保佑风平浪静，鱼产丰饶，村子欣欣向荣。我现在还是个少年，愿上天保佑我很快就变成民一个合格的渔民，能够熟练掌握海洋、捕鱼、驾船、气象以及别的全副本领，锻炼成一名能手！保佑我那慈祥的母亲与年幼的弟弟！在海女潜水季节，保佑母亲在潜水时无灾无难！……此外，这希望可能有些古怪，愿上天保佑我娶个温柔美丽的新娘！……比方说像宫田照吉那位刚接回来的小姐……”

微风舒徐，松树的树梢飒飒作响，飘入寺院的浓荫深处，一片肃穆。海神似乎接受了年轻人的祷告。

新治仰首仰望满天繁星，缓缓舒出一口气，心中暗忖：“我只顾着替自己祈祷，上天不会惩罚我吧？”



第四章

四五天后，狂风大作。海浪席卷歌岛港码头，掀起万丈波涛，雪白的浪花滚滚而来。

天空一碧如洗，全村人都因为起风没有出海。母亲要新治去山中陆军观测所的旧址，把她砍好暂时堆码在那里的烧柴运回家来，告诉他柴禾上面都系有红布条。

新治上午参加了青年会布置的搬运石料劳动，母亲要他收工之后运柴。新治背起背架走出了家门。灯塔是上山的必经之路，拐过女儿坡时风已停息。大概是正在午睡，灯塔主任家鸦雀无声。经过灯塔值班室，可以看到办事员的背影，收音机正在播放音乐。新治在攀登灯塔后面的陡坡时揩试起汗水。

山中一片宁静，不仅人迹罕至，连只野狗的影子都看不到。土地庙一带，既没有野狗，也没有一只家畜。由于到处都是陡坡，小路迂折，驮运东西的马牛是无法通行的。至于家畜，无非是家猫，摇着尾巴从狭窄的石径上走了过来。石径两旁那些紧傍陡坡建起的鳞次栉比的房屋，呈阶梯形状。

年轻人爬到了山顶，这里是歌岛的最高点，满山遍野的常绿树、茱萸等灌木与萋萋芳草，挡住了年轻人的视野，潮汐的喧嚣穿过树林传进耳中。灌木与青草漫过了南面的路径，因此得绕一段很长的路，才能到达那座被废弃的观测所。

年轻人终于在松林掩映的沙滩，望见了观测所那栋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四周阒无人迹，这幢白色的废墟同四周静寂的大自然极不协调。当年，士兵们站在二楼阳台上，用望远



镜察看从伊良湖海角小中山靶场发射出的试验炮弹的落点，房子里面的参谋询问落弹地点，士兵便作出汇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宿营在这里的士兵，一直以为是狗獾把不知不觉之中减少的粮秣弄走的。

年轻人的眼睛向观测所的一层楼房扫视了一番，成捆的枯黄的松树枝叶堆码成垛。一楼的窗户很小，有些玻璃还完好无损，像是贮藏室。新治凭借窗口射进来的微弱光线，很快就认出了母亲在柴禾上所做的记号。这几捆柴禾上都系着红布条，上面的稚拙的字体写着母亲的名字“久保富”几个字。

新治卸下背架，将干枯的松树枝与柴草捆好后，觉得就这样匆匆离开久已未来的观测所未免有些可惜，于是，把柴草暂时先搁置了下来，双脚向混凝土阶梯挪去。

就在这时，楼上响起木头撞击石块的声音。年轻人屏息静听，大概是心理作用，声音又消失了。

登上楼梯，从二楼废墟上那些没有了玻璃与窗框的大窗户，可以远眺烟波浩渺的大海。阳台的铁栅栏已经被拆除，微黑的墙壁上，留有士兵乱写乱画的白粉笔字迹。

新治继续向楼上走去。当他从三楼窗户，朝倒塌的旗塔张望时，确实听到了似乎有人在嘤嘤啜泣。他循声紧步跑去，因为穿的是球鞋，步履轻捷，一口气便跑到屋顶。

没有听见脚步声，一个年轻人突地出现在面前，惊讶的倒不如说是对方。足登木屐啜泣着的少女，停止了哭声怔愣着，她是初江。

这幸福的邂逅是如此地突如其来，以至于年轻人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他们有如森林中不期而遇的动物，双方都怀着戒备与好奇，侧目相视，痴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